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厲頌衛墓誌銘

君初名仲詳後名冲方字約甫有厲文才者婺州東陽人也仕唐為都督刺史文才四世孫玄為殿中侍御史其居號御史里乘驄鄉玄之後至君曾祖疑祖邦用皆不仕而父邦俊以君仕贈武義郎君中紹熙元年武舉任侍衛步軍司計議官武學諭閣門舍人副賀生辰者使於虜出知安豐軍復還閣門出知和州王師北討賴其能就權廬州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虜內侵朝廷憂在江北令君建康防守虜遁歸復還領衛用御史疏罷主仙都觀又用中司疏降秩徒

邵州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年五十四卒於邵州
九年二孤倬侯始以樞返十二月庚申葬于仁壽鄉
鮑莊紙白山始君與余讀書諸生旬沐歲省皆散去
君獨閉一室未嘗窺戶並試兩學示若文有餘者博
士蔡錫見而駭曰吾周旋武學歲月多矣未省有如
此文字余笑曰此非子所知也已而及第第一人然
自後屢舉進士遂不中其入閣門試而後命蓋天子
所以異待武人比於館職被命者以爲榮而領衛尤
親近君顧不好特俛仰繫縶其間不欲絕也嘉泰中
邊事將動謀妄言虜衰有證宜即取君在安豐嘗奏
淮北飢民扣關求救接初無意也柄臣遽從夜半下
其議議者因共指君爲開隙生事語聞四方雖其故

友朋及爲士者亦交尤之虜既卒叛盟而君竟坐貶
死嗚呼可哀也已夫摺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由漢
已然矣其不能相合而相非至於喧忿詆侍而相加
以惡亦其常情無足怪也故季布廷諍欲斬樊將軍
而臧官馬武之請至煩人主諄悉詔諭而後止豈非
往事之明戒也哉君爲武人蓋失路誤入爾人猶以故
步期君其所以責之者抑所以厚之歟然使君致其
壹於進士何患不如武舉所得褒衣大帶掌幢中之
論無冒十死九生之危夷俟而嘗其缺則人之所以
責我者而我反以責人矣不亦又可哀也君勸安豐
種桑數十萬株墾田數千頃置歷陽軍實其衆後人
用君所造九牛弩射殺虜驍將於城下又用戰車致

之清水鎮素不識田林而知其材以告余余為言於
朝使代李爽戍合肥虜不敢犯來建康也虜屯定山
十餘萬君募石斌賢夏侯成再破走之虜留六合余
趣君解圍料其當自退不亟出兵虜卒去其謀劾審
的多如此然世人責君方深故未暇明其功雖余亦
不敢言也斯又重可哀也夫君娶張氏先卒再娶同
甫陳氏子四人曰倫曰倬皆太學生倫早夭曰侯江
西轉運司進士曰合女嫁吳瑾承信即呂珣孫男一
人曰簡君母吳夫人惟一子自君之貶常悲思哭泣
比死哭不絕聲喪還哭之慟以歿噫子祿養而不及
終母壽盡而逢其凶若夫入與君其又甚可哀也銘曰
嗚呼厲君迪知忱恂百家縱橫六籍輪困亦既豹變

剛柔蔚文曷獲虎尾喪其匹羣人喜攻瑕天獨與純
回祥復身展也子孫嘉定九年十一月 日

趙孺人墓銘

嘉定九年十二月壬寅趙汝鐸葬其妻樓氏於樂清
縣永康鄉崇福山樓氏在四明累世貴重孺人父錡
知鄂州從父鑰參知政事皆以文學名當時女兄弟
百人相視以能相聽以巧功容範節自然應會孺人
尤謙敬謹約始歸趙君少年為材吏頭角暴起已而
久不合退居山窮水絕處慕王霸梁鴻夫婦庚麥秀
五噫之歌將遁身遠跡以自娛佚而孺人特喜浮屠
道常危坐蔬食食纔半掬滋味甘酸未嘗經口若無
飢飽之意家人以為難且懼其瘠然莫能回也是年

八九月有上氣疾醫每藥靜定寂然藥不果進以是病革索浴洗換新衣提青背子白其姑曰奴死罪不應着此下見先舅然去路別人間浮侈之飾無爲也己丑巳卒二女素孝愛拍有醫臂椁床哭踊無數久之忽開目曰汝不曉事妨我復起愈危坐誦佛名聲聲相連氣浸劣命所善更迭誦念不已庚寅向曛黑大呼曰彌陀接引可去矣遂絕彌陀者釋氏所言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也嗟夫生固無所來而死亦焉有往哉然自怪奇誕謾之說行於中國聰明豪傑之士畔而從之以彼分別影事之心醉夢沉酣於其間至於生死之際變壞逼迫其不顛沛失據而能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孺人顧能之何哉豈古

人所謂伯德之貞婦人之吉者特其學之異而然歟傳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君悲傷既甚而孺人之死又能卓偉如此故爲記於墓上銘曰天地氤氳孰斂而生其死則已孰導而迎孰妄爲神異說孔毅安爾真歸勿道勿渝嘉定九年十二月一日

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薛公墓誌銘

公名弼字直老薛氏自晉徙閩者左補闕令之在唐有高人之目補闕孫懷仁爲温州人懷仁九世至公曾祖元禮而父強立給及第終江寧府職官公政和二年進士任懷州判官教授杭州召對語不合教授滄州年飢賑以學意守拒之公曰民餓死士何忍獨飽糴不償某當坐已而捕舊有贏糧焉碎浦江令時

所至告事廢者年久填蓋絲亦誣遂數百人公一筆
放遣燕山免夫錢既集而郡仍別料公執不下民自
載輸官曰寧費錢毋失令也知桐廬縣清江丞監左
藏東庫中官王道使奴挾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公曰
長貳下奴獄驚曰何敢然亟移病請致仕長貳度不
可詭奏宗室不奉法縱奴橫帑藏陰析道流其僕且
以旨押公就職乃已女真犯京師李綱定議守禦衆
不悅公意與綱同除太僕丞參其軍城圍解遷光祿
丞公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救太原又言
虜必再至宜先事河北且綱不當去宋伯友提舉河
防以點檢見在糧草從伯友為計畫甚衆皆不用乞
罷歸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又上書擇代伯友者既而

分委安扶等李回復守河公嘆曰今敗矣遂主管明
道宮六年高宗旣海入青奧門幸水陸寺公見呂
頤浩言島岸蕭條無以安上躬不如蹕郡解增舟取
財皆有定所民不加歛毫從林息提舉淮東監湖南
運判王瑗捕揚公久無功更命岳飛公據洞庭陸耕
水戰樓船十餘文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
舟公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
而不可闕也幸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
戰逐筏斷江路橐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以精騎
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
進直秘閣是冬震電大雪水厚尺餘席益煮粥於市
益去尤甚白晝剽劫群行而飛責月椿錢鄂鼎運分

撥米甚峻公具奏天災民窮詞甚哀切上惻然動為
捐二十萬出廣西常平貸之潭求問始復生理王彥
自荆移襄遷延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中原勁卒也
朝廷疑有變以公直徽猷閣代之司策安出所從兵
少多公曰若志在除彥某書生也非所及代之則湖
南送吏足矣彥殊不意公至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
公曲折譬曉又大悟即日上海道卒賴以全除岳飛參
謀飛母死道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因辭
疾下多効之洵洵主異語公強邀憲行軍謂諸將曰
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家軍馬素齊整無敢
忽喧鬧是汝輩累太尉也諸將以告憲憲佯悟曰相
公心腹惟參謀知耶飛尋起復時去鄜瓊纔一月人

謂非公此軍亦亂矣入為戶部郎再知荆南桃源伍
俊既招復謀叛提刑方俟尚不能制公許用為靖州
喜曰我得據一州過桃源遂矣即出謝伏發擒庭中
收其藏粟食十餘年新羅遷進松閣修撰陝西都轉
運使以左司郎召知虔州主管重臺臺觀復知虔州修
撰集英殿知福州廣州特制敷文閣紹興二十年九
月二十日卒於廣州年六十三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
葬永嘉縣太平山自宣和失馭天下安土樂業之民
皆化為盜賊更起或十萬計劔槊不能勝旗榜不能
綏垂二十年但談勢窮乃稍弭戢而虔南雄南安三
州楚百粵首尾地尚憑負巢窟熾張如故公前後討
蕩俞三古五官朱爾索吳錦等賊相謂剥皮毀撰而

閩八郡管天下伍果能卓和尚何白旗丘崇廖七嫂
蒲山紅之屬數十萬公教奇兵立左翼軍拔石城人
陳敏爲統制積四年平豪賊百七十部初閩人依險
立砦以守人則自爲賊公令有砦者勿葺寇盡砦亦
空民返家室道路夷行故紹興雖忍垢買和終納外
侮而內地馴服綱紀粗伸由能用公而閩楚之功集
也汀州李谷反信宿三萬人公急會師斷首尾夾擊
決長谷敗僚吏不知也海寇陳小二載艘六十距境
上給鄭廣兵三百與期三日求濟師不許二日大風
賊不能進退蓋虜以獻請曰始以一擊十不自意全
公料三日何也公曰第從吾令無問所以然蓋機遠
神敏多此類而其家所傳則有甚異者余不得盡記

也方艱難時士無賢不肖皆踰視苟息惟宗澤未及
或忿鬱死趙立程興不幸喪敗以功名著者陳規胡
世將鄭剛中而已公常勝無誤不以意氣加物裁割
應手小大各成殆踰於數公然初佐李綱與時論忤
中從趙張事薄晚而秦檜擅國深檜事天下不樂聞
雖如公者未有以別異而獨鄉人夸誦之爾可歎也
然檜嘗欲引公爲戶部侍郎公耻以言利進不答頗
怒故止於外藩將死乃得特制則公之爲檜用自其
資所喜而非利之也公既爲岳飛參謀飛與其徒妄
臣反寇氣貫日月獨公幸免其子弟或以咎公嗚呼
巨浸大疫殺人成立死者之家不怨免者知不以已
之所遭同於人也檜果於殺飛而不忍害公天誘之

也岳氏何尤焉夫人劉氏子叔淵福州教授叔
宣嚴州錄參恂愉婿吳龜年檢正諸房公事季升參
議官孫洪朝奉即治朝請大夫澤潮州司理潤土高
主簿曾孫師度池州司戶師旦建康推貨務師昉象
州錄參師善師石師睿師山師道師昂將仕郎師昂
師正於是後公六十七年前輩無在者雖鄉人所夸
誦亦漸衰息活未歿屢請余誌其墓不果而余又老
且死旦與石皆曰若是曾王父之烈殆其無傳乃叙
而銘銘曰 薛由廉村派於永嘉逮公十二始振厥
華公學詩書公本仁義天機流行且勇且智宴安之
從士如束蒿孺其頸吮嬰以斧刀惟公變化舒慘莫
測鬼域陳前雷電掃跡闔攘楚劫億萬維群惡首既

組還我良民北北南南再奠枕席助成中興時公是
力天下大矣非林孰理建紹之間數人而已彼或不
及磊落而傳此實過之寂寞僅存佞碣諛碑何必遂
載論父益明鉢兩美負伊祐有孫伊松有子爰刻墓
門以示無止嘉定九年十二月 日

故朝奉大夫知峽州宋公墓誌銘

曾祖表微知解州祖昭知豈縣父坦贈通奉大夫公
名紹恭字彥安歷監南安廟明州比較務心喪免崇
安主簿麗水縣丞知永嘉縣兩浙運司幹官心喪免
通判江州知峽州嘉定九年十月初九日卒十年三
月初九日合其配蔣氏葬會稽縣五雲西鄉秦望金
山於是宜人先十年矣子曰駒登進士第淮西總領

所幹官曰驟早夭曰驟徵州司女嫁古靈陳杓知
斬水縣唐搏凍水司馬揚皆已卒孫曰永孫德孫右
孫孫壻曰山陰任獻可公之來未嘉不以余賤陋損
邑大夫重坐語常移日意所縱奪微辭抑揚余默受
教論承平至渡江公卿行事本末其人賢不肖無一
差忒爲之棟聽躍立敷稟推省多矣而公治縣約期
會緩征役早計預定陰化潛弭視新進後生乍出智
慮聚沙畫墁欲以立名字造成福者力相百功相十
也吏民皆稱公聰明允恕易事而難悅謂後此更十
五令無能繼者而其前亦鮮及也公既中原故家見
聞所趨與南士異外沉樂而中伉簡於其鉅儒名人
雖無不敬愛然猶不自滿至暴興者無所屈改素貴

者無所假焉然終不示以同異之亦故世雖不能知
公而亦不能測也其爲峽州即自乞不行六主冲佑
嗣年八十五應老若天卒於色復存不設於身未卒前
八日親筆書遺教於命嗣請家下皆如常禮疾作子孫
奔走醫士及請公笑曰吾命有所懸矣戒其幹力曰
嗚呼省舍煖官輸送可乎初宋氏趙州平棘縣人而
公奉議郎致丕之子也五世祖宣獻公佐仁宗賜
其居京師春明坊四世祖常山公遂爲開封人靖康
之難宋氏奔逃或在蜀或在越事定解州家竟不知
存亡秘閣修撰名輝公之從叔父也請於奉議以公
後通奉而以修撰過郊之恩仕之然後解州始得祀
於南方余觀五胡亂中國三百年士大夫氏族猶相

通不以南北彼此限斷蓋南之號今征伐尚時至於
北方故也宣獻賜第在守文極盛之時常山徙宅當
稽古更法之際世臣巨室入衛都邑尊隆本朝豈非
重內臨外之義當然哉甫一再傳天下橫流至於父
子兄弟不能相保調轉數千里外死生莫辨疑信不
分特以魂氣之所之故舊祀爾顛平棘今在何許蜀
越有無一宗哀哉駒博習古今與余講夷夏盛衰詳
矣孔子許管仲如其仁然則非由賜所能知歟銘曰
繼絕於同象之餘立家於播流之後前執尚存舊聞
可守價發新功益振今有嘉定十年二月 日
故運副龍圖侍郎孟公墓誌銘
良甫名猷姓孟氏元祐皇太后姪曾孫信安郡王孫

世家具國史以承奉郎監秀州糴納倉歷臨安府樓
店務嚴州統麗水縣丞浙東常平幹官除籍田令通
判婺州知南安軍信州召為都官郎中改左曹尚右
出淮東運判入為軍器監左司郎中直寶謨閣兩浙
運判副使太府卿兼州部侍郎主管冲祐觀知婺州
直龍圖閣江東運副復主冲佑觀於是階累朝議大
夫初余入吳而良甫兄弟最先至氣斂然滋恭語退
然益卑齒寒士中不見異余謂世多賢公子習使人
親近已固然爾徐而切愆反復即耳目之近以驗事
物之遠瞻瞬領徹貫穿縱橫雖寒士之深於造詣者
不能至後數年行加修名加聞天下言王公家無不
高良甫之義由此更踐内外出夷入險擇而守中勞

而有成幹方舉德而莫有助之者也良甫之學以觀
省密察為主外所涉歷皆切於心身所覺知皆反於
性凡情偽錯陳橫逆忽來幾若無所撓拂而筋骸之
束肌膚之會常得由於順正其專悟獨了動用不窮
蓋非簡策所載箋訓所及然余欲其博達倫類盡究
古今之變以進於昔之所謂知道者而良甫亦未能
也道者天下共由之塗也使有人焉以爲我有是物
也將探而取之而又曰我能得之矣則其統已離矣
老聃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又曰猶
兮若冬涉川豫兮若畏四隣嗟夫聃遁世不回者遜
而委諸人可也乃執而自有之若是之固歟良甫立
朝無黨與未嘗示人以同異之跡士大夫敬愛而不

敢狎也方藉田時以偽學斥士且盡獨不及良甫然
遂自乞外補後稍復收引而良甫已先入爲郎及兵
議起即被使出淮東至兵罷而罹其禍者衆獨良甫
爲無所預將用之矣然亦竟不欲爲容而去蓋其出
處之際可攷者如此其治民考功因舊循常無所改
作必有更革尤務靖重所至皆安其政令然良甫所
長當危疑未定之時曉暢彼此之情以濟國事會通
翁合之日協同賢材之類以新治功故不以一能一職
爲稱雖其可稱而亦不足爲良甫道之也良甫平居
嚴已恕物不立岸限後進晚學幽人野士有善意者
日滿其門喜爲詩無風形月狀浮劣之語間出一二
縱然金石有警言於世卒年六十一嘉定九年十二月

七日也十年五月二日葬于吳縣白羊山夫人呂氏子繼華舒州觀察推官繼顯丹楊尉其天也先良甫四月或謂良甫之疾由哭繼顯而然然則學道之力無用於哀樂之間歟死生命也不以子審矣果以子也東門吳之故曾不知子夏之禰也是良甫之道非離人群而自逸也銘曰勿謂道存迅疾不留非智能知非力能修惟余良甫少成於天古有今無人十已千操其一機以應萬有竭海槩山如屈伸肘余未及死子胡遽亡視此銘者淑人之傷嘉定十年四月日

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臨海王棊之母曰唐氏寧海農女初校書郎王夷仲廉士貧甚其室賈夫人年已晚猶身治粳滌舅族憐

之爲致唐氏纔十二歲羸箴細縷釜甑盤筵不唯諾而集由是無以辱事累夫人者後十六年棊生生時難賈夫人親爲馱勝胞絡乃得下又三年夷仲賈夫人相次卒家益衰兄弟析耕不數斛父母迫以嫁不許曰吾必自斷其髮然後上凡棊幼長師友筆硯覓舉近遠雖費而給未嘗告假人見謂孤苦有立志交重棊既乃知爲唐氏力也又三十年棊上舍及第佐郡府登朝出守迎太孺人與俱無纖粟改常度每戒棊祿料未易消當謹身報國而已又二十年嘉定七年四月己未歿於衢州郡舍年七十八七月癸酉葬臨海雲溪山又三年棊奉使浙西書來曰棊也懼親之不獲以於傳辜負罔極是痛然未知舊比應銘否蓋

古今所稱以有容無忌為賢而美不及子以子貴成親為榮而義不在母若夫擅寵而虐偏嬖而驕淪覆于家近為教鑒皆是也太孺人始也勞而後食爾暨失主單特空手鞠孩孺心教意飭隱然律程日就歲成使夷仲之世再顯殆天啓其節以麻王氏歟烏用舊比也銘曰

江包衆流前泐後別有冽洸泉佐江之竭行為巨川止為重陂唯心之身是以永垂嘉定十年十月 日

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余妻諸父高公諱子潤字聿老主烏程縣簿真州判官 孝宗知其名召使赴 行在公由遠地下幕一日天子有命晝接喜過望亟裝欲往而母楊夫人忽

病謁醫久未損既而公亦病醫無術謾去久且不治矣公驚嘆曰明主恩見我而不幸母子皆屬疾或者天不與吾行耶重留君命無益祇為罪耳遂以情自乞詞悲甚 孝宗不能奪而憐之為改通直郎賜緋衣銀魚致其仕當是時高判官蚤退之節聞於天下公既得謝疾尋愈因不復預人事常穿黃草履刺白篋艇往來田間人罕識其面垂三十年開禧元年始為大理司直遷太府丞太宗丞兼度支郎官初公在烏程疏三十二縷達於太湖復晉宋舊跡在真州創定城管房五千費減十五故 孝宗以為材比再出適會討虜糧乏倉猝糴二百餘萬珠粲而尾實江淮諸軍滌既全待饗至然後飽食 朝廷方賴其用而

不悅者謂公昔固不仕爲死者也今安得蚤而復仕
當返初秩而已公由此坐廢即復具野航出沒圩垸
如其故態不少介各嘉定十年年七十七八月二十日
以考卒公蒙城人 宣仁后弟士林曾孫也公紀兩
使留後世賞知閣門事父宗之文吏官益薄通判婺
州高氏來南方禁省隔絕公辛苦自衣食不祖舅裁
餘貴學通古今暗記左傳漢書引筆高麗爲人穎邁
肅潔如琅玕玉樹無塵土意聽其語泠泠然吳儂楚
些之鄙鄙盡而幹敏強力老練世故審動而果慮遠
而成惜不究其伐而頌抑以寤冠悲夫退固人道之
甚重而止者義理之奧樞也在反之豕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然則我非敢自命而世亦不以是格物矣公

之不得遇 孝宗蓋時止乎然世莫或知而誤言之
謂公特自止而已及公悟其不可以終止而上又因
而起公此亦公當行之時也然世又莫察而文致之
遂謂其既止則終不可以行焉夫惜其止而勸其行
人之理也因其止而禁其行豈人之理哉故余於公
暫出終處爲之痛惜而訃聞之日哭之至於過期而
哀非以親舊私之也先夫人曰韓氏後曰劉氏皆前
卒子男曰不華不矜不譔不矜爲兄子沐後不譔爲
弟子詠後皆楊氏命也公既自衣食婺州遺業悉使
其弟有之其幼弟公尤愛惜又自輟田以衣食之屢
矣女之婿曰鮑子明王田趙希翔劉采田朝奉郎湖
北提刑希翔承奉郎監明州造船場孫二人曰晉彥

宋彥公先治湖武康上栢山預爲家藏十二月某日
不華奉公喪以歸恭惟 宣仁后以國爲家以民爲
身以賢爲命以仁爲術治成元祐天所顧饗與 宋
無極萬世載之者也今其親外家零落細微餘十數
焉其僅得列於士又十數之一二焉若不華則以疾
士守其廟矣士不得以諸侯祭禮也况士庶哉嗚呼
公之折節復仕爲是夫銘曰
冗冗萬生兮有翹森森千文兮寒標噫胃出兮宜愈
大又不磨卒摧折以盡兮悲奈何

舒彥升墓誌銘

以鐵易銅錢使常在內地不流入寇境執事者所知
而必行也然而必漢淮上下二千四銅錢在江南不

加益而泄於北日甚此執事者患之而不能救也遂
其所必行忽其不能救余固疑之久矣紹熙初鐵錢
法弊商賈頓虧折所至皆皇惑罷市余偶爲蘄州被
使一路奉上指盡力安集歲餘方少定然自是銅鐵
錢有倍再之價在人貴衣高食不復易活如往年矣
於時州縣吏能寬刑審慮以善道佐余者惟舒君名
杲字彥升信州永豐人余同年進士也曾祖錫祖子
誠幼自知學夜讀書設水加木于地每困寐足跌有
聲輒驚寤復讀以爲常其勵志如此及第授寧國尉
父若德母徐接死主斷春簿辟知同安監又辟漢陽
監以鐵錢相首尾十年教其人使擇利害避就有不
及不以爲罪教之如初所鑄輪郭肉好皆爲式於後

不可改故私錢遂絕而官鑄流通至今嗟夫天下固
有易行之法雖不肖蔽昧迷失猶不太壞也不幸而
難從非賢者順導委曲而不抵突以敗寡矣易行之
法不多有行法之賢不多見適得一人如彥升者相
與調護收拾於奔潰恟駭之中可不謂難乎奈何生
不盡用而沒又將無聞宜余之愧歎愛惜而不敢吝
夫詞也彥升既去漢陽知新昌縣主管江西運司文
字分差鎮江府糧料院 朝廷錄其勞使幹辦行在
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主簿嘉定九年年六十六矣
其五月十七日足疾卒秩累朝奉郎贈其父朝請郎
母安人又贈其先後室周氏皆安人明年八月五日子
儼之似之侃之伸之壻周夢發與爲兄後者份之葬

彥升於崇善鄉大安山彥升病酷吏恣虐而世以
爲有風采貪吏橫聚歛而世以爲有才具常儻切爲
天子陳其故使行其志殘暴可息在蘄春增陂池九
百餘種稻十萬斛新昌復已失稅數千而同安漢陽
減工費各半使究其材事功可許仕不希進余與石
應之強使就辟彥升初不願也江西以薦往竟浚巡
詣選而歸使居其位躁競可消銘曰
自上世貴廉方有恥之人悃幅無華之士臨民而官
治在朝而俗美嗚呼彥升其幾是矣

華仲至墓誌銘

余友仲至華氏名豐時新迪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
見聞多終露伏但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昧陋

顛倒莫知幅程獨仲至抑縱開闔條流品彙應變不
迫富若素有余本拙疎不能自達而仲至廣導曲引
出幽入眇蓋爲之黽勉追逐於荒原斷澗之側數年
仲至日益有名不幸不得用然有以自負命雲侶月
踰越汗漫浩乎不可澆而余畏懼怯劣常猶留一榻
不敢越戶限然後知人之真分高下絕殊固非切磋
誘掖所能增長矣異日仲至謂余吾登芙蓉上峯因
以過子將又發樂也而不遂竟死悲夫初仲至以太
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舊例皆自學入
館有不喜者纔授江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母喪免人
曰不復外補矣又授浙東會日改法本路人不許爲監
司屬官人又曰再易地而不果其當徑來也然卒今

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政尚寬簡吏民
信化刑罰衰息人謂仲至極不應在州縣今蹉跎蒞
秩矣尚何諉會其所善爲學官仲至勸使技帶淹士
反坐此食官觀祿久之始提轄左藏軍於是衆意益
不厭遂妄稱旦夕居要職矣不知語何所從仲至亦
不自知也竟復以官觀罷士皆失氣悒悒曰窮至此
耶今當何爲其負外通判乎或曰不能然則正任而
待其闕乎猶不與復授官觀而仲至死矣嘉定十年
正月晦也其家鄆州須城渡江即所寓土斷爲婺州
武義人曾祖燾祖庭芝皆左承議郎庭芝所謂山堂
先生者也父法卿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仲
至學敏而早成自童州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

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文駭服以
為積數十年燈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
到也其文無險樞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詞半牘皆清
朗得言外趣尤工為詩多至三千餘首自舉賢尚德
之義廢而進人一出於課試之虛文苟有其一則清
資顯轍執契而取仲至不多有乎剛者折而不行柔
者流而不止惟正已不傷物於用世為宜仲至不宜
乎又曰頌淵賈誼短命惜哉非時不子用子不時待
也仲至壽不七十乎自上世有金匱石室之藏或達
書命諭意指皆選文學博雅之士下至鴻都翰林詞
賦篆刻猶各專其官出內之吝非不欲參其間技不
兩能也故蒼槐翠竹必植於庭宇仲至可為幣吏乎

凡此皆疑誤之難通者也性質易無岸谷暇日載一
瓢獨行田野不問岐路抵暮而返去家二里有龍門
峽登眺徘徊慨然曰此可以止矣初阮夫人卒嘔於
大慈寺東塢是年十一月壬寅二子積耕迎而合葬
焉五女子婿曰右監門衛大將軍善輔進士高槐上
饒知縣張友常山縣尉周惟新幼未嫁也孫男曰左
曰弼孫女二余既為銘而季氏仲同自温州移使江
西遂持以歸曰讀於墓而哀吾兄然十句必九慟不
成聲也銘曰聞於程子天地之生材甚愛其惜必
有恡固之心蔽賢者遠天地所恡固使之氣沮志奪
佛然而怒聚為陰陽之罰則其人雖大必折雖炎必
撲荒落而頹圯敗而疾敎哉是言也天地雖甚愛於

賢材君子初何心於用舍仲至之靈果上懇於天耶
吾謂必且為祥風慶雲醴泉甘露以瑞斯人使其富
貴壽考蕃永而無極也何荒類地族之有嗚呼

史進翁墓誌銘

進翁史氏諱漸明州郵人曾祖簡祖詔贈皆太師封
冀魏國公魏公以行舉子孫位執政宰相君父木為
中子貢於鄉者再號貢元虜嘗奄至四明官吏棄城
遁居民不脫死獨貢元能具舟楫依而免踰二千人
君幼孤育王氏稍長還墓行服哀痛如初喪入大學
交吳益恭石天民論事襮賤儕輩用為準的二兄將
分異趣使謁歸謝曰筆硯不可廢未及返也約成授
以載書領之而已聞然自念少而求仕壯則行於人

壯而失仕老則行於家既四十矣宗伯不以我為材
意者失仕乎尚漂搖旅寄何益始去之山居誨其子
於學既厲以苦方而事業或今人有善不知必錄以
勸之已有不善不知必錄以懼之曰汝謹為此勿為
彼也親黨子弟請並塾同師有過亦折難無隱所以
廣其子之習也歲時合近比數十家燕齒酒三酌父
坐子立至今行之所以同其子之敬也甥宣縉始未
知學衣食訓誘與諸子均其後兩優釋褐為侍從有
名於時常歎曰非我敢能吾舅之思蓋君八子彌惠
太學生及彌思早卒而登進士第者五人可以為多
矣然世之多者徒長傲崇侈使道愈降俗益薄其所
以得非所以教也故教以廉不營利矣教以退不希

進矣教以讓能下人矣教以見危致命則臨大節而不奪其志矣非口以率身化之也鞠孺母未葬不得應書有戚容君憐之割所愛山葬其三喪棺以外皆助之豐特中死貧甚族姻欲葬於火君曰禮歟其子曰少遲銖積而葬可也君曰有山則費減十七亦割所愛山曰速矣二子已仕頗有餘奩一日集所親貧乏者散之皆盡初賃宅富人異時益子舍富人忌其方與競不許君不復較撤舍止役其無吝情無爭氣不爲機智屈已伸物庶幾以身化者故諸子皆平進自守無過求諸孫惟以文字相課督名第累累不絕然則天偶昇之歟亦君之所遺宜然也卒於紹熙五年八月某日年七十一娶莫氏無子先卒繼室高

氏有家學子在母不輟誦能言授之書師之禮幣脫簪珥以質酒食親調嘗以進時享必齋治喪屏道佛或以爲疑夫人曰先侍郎修享終禮未嘗言豈非不足於禮乎侍郎聞也然於浮屠空法多悟解嘉泰二年四月某日卒年六十七初莫氏葬鳳翔鄉上水寺山至是參焉子彌忠朝奉郎知吉州彌恕彌念通判江州彌念登教授汀州爲從父浴後彌恣昌化主簿彌應寧海縣尉女嫁臧約陳壽蔣亢宗孫男嵩之全之歸之皆發解進士全之依之巖之長興縣魏之會之望之一之十之孫女已嫁者平江糧料院王寓江淮書寫機宜文字李伯木國子進士臧元堅里士王興曾君去大學二十餘年光宗立詔錄舊人語故

同舍第勉行吾老矣再封承奉即再贈承議即莫氏
高氏安人銘曰以學立子以子立家森其成材舒
英擢華有大之椿桂也叢生蔭垂東南永延厥聲

林德秀墓誌銘

林穎字德秀生三十一年卒自童幼孤苦無慢情戲
色居囂煩之域未嘗不靜暇也混漁鹽之鄽未嘗不
肅潔也入教弟妹出從友朋皆有矩法其於學知所
謂大者而好之審所謂疑者而通之求所謂是者而
正之矣不幸得熱疾數日死悲夫孔子曰苗而不秀
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材者所賴以生養也
人紀所待以立也人文所由以明也苗而秀秀而實
則民命常求矣天也雖然其不秀者固嘉種非稂莠

也其不實者固良稼非穉糝也敗之以水旱而不使
至於穀亦天也知二本之皆一成毀之皆天則余於
君無憾矣銘曰其壽為伸其夭為屈去來冥冥理
焉攸出十一年十月 日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宣教郎夏君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前集

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宣教郎夏君墓誌銘

夏庭簡字迪卿曾祖咸祖克修父思恭世家台州黃巖慶元五年登進士第黃巖浙河東大邑賦當其州太半魚稻之饒被鄰境喜讓善施温克多異材然自隋唐設進士諸科而其地寂寥湮沒無以名稱者宋興且百年始一見又百年始再見又或始二人或越數舉積而至於君然後始羸十人嗚呼何其少而難也昔王元之蘇子由皆病進士取人猥多得者濫易無益治道余初以為篤論然以黃巖觀之廣地且百里衆民過萬室累數百餘歲矣苟有以取之其得宜

不止此然則果欲爲治豈輕絕其人使不得仕耶古
人各治其國士必先自足於私朝而後及上勢不得
多且易也今盡取於上復分以涖其下雖多猶少雖
易猶難爾且隋唐貴進士號異科尤異者山人制策
勢亦不得多且易也今無以差等壹命爲進士審如
二公意必於取士之法大有所改故余因黃巖進士
之少夏君獲預十人之難疑其論猶未篤也君初補
定海尉連遭二喪授長溪簿益讀書明習今古親仁
敬士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必過余退然
下席隨所遇若素稔語不妄發問則傳辨余亦愛之
既而聞其在閩思不出位而以事至者常立決是非
少所徇諸司及士民亦愛之調臨安府都鹽倉未久

嘉定十一年某月某日無疾卒年四十六八月丙申
葬靈雲南麓娶柯氏子二人曰紹堂紹基三女子余
固悲君成於艱地而列於稀稱若將有以遇之也不
幸死則終無傳銘曰 文無害行有恥載六百羸十
士慨不逢表幽里嘉定十二年六月 日

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公温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行之曾祖昌祖
廷直父贈通議大夫端卿中乾道八年進士第初同
縣陳君舉聲價喧踴老舊莫敢齒列公稚甚獨相與
鴈行立比三年內國瑞呂伯恭連選拔輒出君舉右
皆謂文過其師矣 孝宗親策將爲上首公乃言
陛下始即位冀太平旦暮至也柰何公十年愈益壞

乎語詩切如家人父子又宰相虞允文梁克家養虛
譽苟容而張說姨子領兵柄有許史丁傳之漸

孝宗初不過也或疑天子聖德方日新公少年論諫
蓋順導婉達由是不得高第教授廣德軍通議卒待
潭州教授闕執政言蔡幼學未登朝可惜 孝宗遷
肯首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施叅政 奏孟子云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故幼學其名行之其字上佇
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已差勅令所刪定官對語
如策 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摹爾甚善然
後知上不以言各臣下而公亦未嘗變所言也碩人
黃氏卒除太學錄未行或請武學參用儒臣為其傳
士久乃為太學博士召試秘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

討官遷校書郎著作佐郎朝廷念輩流多要地猶滯
館下議進權公歎偽學禍已成朋類將散求外補特
提舉福建常平茶事御史劉德秀果言公嘗遷

孝宗罷再主冲佑觀凡八年知黃州福建提刑未上
召為吏部郎官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宗正少卿
遷中書舍人兼侍講韓侂胄死餘黨尚梗塞正路公
一掃絕竄免尤衆號稱職除刑部吏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趙師異以冬官知臨安府公當不允奏師異之
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於是四典京邑非臣所
知不允必有稟詔臣無辭以草遂止改兼侍讀師異
命復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尋提舉興國官知建
寧府福州寬而不犯肅而不殘治居天下最提刑喜

聲威不以獄市還州縣客謂公名盛體峻何得許公
笑曰此小節耳不足校也命吏報應無失期會民待
公少安提舉使民以田高下截新會子按不如今者
沒入其貲公駭曰此大害也昔吾在朝論從民便爾
不許第多其允易而已民賴公獲免然提舉善士也
後知其誤卒皆已之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
嘉定十年召權兵部尚書修玉牒兼太子詹事其六
月有疾夢神告曰可歸矣隕星屋西南七月二日薨
年六十四先碩人林氏今碩人鄭氏子曰籥承奉即
仙居丞為二弟後者節策節迪功郎浮梁簿策補致
仕官曰範從政郎監鎮淮酒庫孫曰紹老孫女四人
十一年四月十八日葬于永嘉吹臺鄉洋奧山公內

負實力而憂世至深憤恥復讎無悠悠碌碌之論節
減與民無奇奇恠恠之策所知必立所立必遂不前
銳而後挫不外強而中弱雖於孝宗君臣之交未
合自謂愛君惜日當如是矣昔子產增賦渾罕致譏
冉有倍粟仲尼鳴鼓蓋據末反本之難也非公師友
深慮而知化孰能考次熙寧而後節欵目取民困兵
驕所以致患之由而告於上哉若夫不別夷夏不分
正閏恬其仇我俛焉並立甚至以為戎狄之德黎民
懷之若天眷命而然則尤公師友之所諱也初我幣
已入值虜有難不暇受稍定則以兵扣邊索中外恫
懼無不言當亟與公為尚書即日請對明其不然始
詔與虜絕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曉衆志

公汲引而材謀奮審懷附而南北親條序簡捷士皆
驚誦謂何勇之決也上方倚以經度西北而公病矣
嗚呼豈亦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乎雖幼以文顯
無浮巧輕艷之作既長益務關教化養性情花卉之
炫麗風露之凄爽不道也詞命最溫厚亦不自矜貴
准於國史研貫專一朱墨義類刊潤齊整各就書法
爲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
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今代之完書也資疑重危
坐竟日或不通一詞龍密陳同甫言吾常與陳君舉
極論往往擊栝案聲撼林木行之在旁邈若無聞吾
頗訥之衆亦云素無短長於間也一日客盡散忽語
吾道一爾笑皇帝王霸之云吾方辨數而行之橫格

縱闔授今證古登爲十百聚爲一二抵夜接日若懸
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則復寡言默默如故故雖並舍
連榻不知也然則昔人謂得人於眉睫定士於俄頃
亦豈盡然歟蓋公之深中隱厚可驗於是矣故并記
之銘曰 智過於師道始可傳有佞無仁矣其禦焉
蔡公直方不習而利寂含吾音璞具六器夜半東升
暄于方中執德不回終以顯融君能責難民病能寬
夷狄邪氣莫能我干木居甚安瓢飲何有世故雲化
三者墨守昔余從公一字之謙諸子示我書何滿奩
大典既備法嚴義粹玉琰其版金滕其匱雖貴有已
雖年有止維書無窮以貳遷史嘉定十二年六月 日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少卿趙公墓銘

公名彥俊字安卿由宣祖四世彭城侯叔襲爲留曾祖直秘閣知池州尚之爲祖知饒州公廣爲父調溧陽尉縣民潘兄弟橫猾積爲公私患號三虎邑官莫敢睨公具以白留守陳丞相陳公默不答者累月一日忽委公曰信矣潘悍僕數百挺刃自衛公開示禍福皆縮却聽命遂縛三虎正其罪移楊州司力有告主藏吏盜錢千萬以上適兼獄掾鞠之吏涕洟滿頤請死公察其情屏人問故則諸吏所共貸也使視筆帖盡首服一日而足帥大喜然猶欲逮諸吏公懼言某固與約後將無以信帥爲抑止差平江軍節推攝令宜興縣以牧馬券料爲負自南持則然常領用二年後稅民以此德其令傲不軌法公請諸司合奏釋舊

通禁預借百年弊事絕矣知於潛縣大胥結黨省吏弄權自恣公列其姦械送府而臺吏果欲未減即力爭乞先罷御史憚之獄得不變浮橋迫市區水數敗人溺死公疊石跨巨梁堅成至今民愛之留其像橋旁公不聽曰蘇公昔所游也因撤以祠通判臨安府台州知興國軍歲旱蝗而開禧兵難作公緩經賦弛山澤通細微村樵賤鬻苦不酬益增錢入之貴則損其直以利城郭永興令吳格失上供尤多公坐貶秩格愧謝公曰有事時寬民相根本計也一官何吝且歎曰真賢令矣又薦之虜分道進江以南動駭不自保潰卒千人謀據城外千秋觀爲亂公募能相捕斬者未幾以其首至餘黨驚散人心大安興國雖小郡

而介江鄂中流備守夙設器用犀銳東西依爲重蔽
故江淮荆湖兩司皆論公當遷以勸艱難勤力之臣
由是既轉官復減磨勘遂入將作監爲丞出知袁州
湖南運判羅孟傳反累載毒甚柳桂陽公曰徭昔自
相讐而鬪我主斷不平激使叛逆已前誤矣今林營
元戎彌漫山谷戰無決勝退虞尾襲誤不可再國之
憂也共密問巧說陰誘顯擊被肘腋疑顧腹心猜防
則還自相讎而滅亦其勢矣帥漕議協卒降孟傳進
直祕閣考功郎浙東提刑初朝廷患開禧會子輕僅
賣半價悉改造及元陌止公扶法以便民雖有重比
不敢試也已乃陞寶謨閣知紹興府然後盡所以流
通之術苗之移於司農者爲之代輸而折會於民會

之滯於刑庫者爲之轉糶而資錢於市錢會常相權
民無貴食肆無虛券越事力弱而守以貴人相趨於
簡陋又則不賞省謂當然鹿鳴禮壞不知何年公始
行之儲其永費曰興賢在築得海石塘亦爲莊以虞
漏穴朝學士館城池壘壁素毀敗者加葺飾麗好比
將去不雨數月野草黃赤免下三等戶稅上二等半
免湖籍田米不輸舉緡錢四十萬爲荒政助饑羸相
角羣聚陂湖中令尉言且亂公取死囚冪其首則兩
足號於衆曰此劫菱藕者也其仁智不忍而能靖民
如此公雖以微猷閣再任而旋即用爲太府少卿然
不樂居中暫入即求退以顯謨閣知太平州改漕江
西總領使綱運隸其所者皆直達勿團併公曰若此

則轉運可罷矣引古今事以辨朝廷是公言如其故
然意益不樂復求退移漕福建公三奉使皆稱提會
子所行皆如浙東州縣不煩民不病也嘉定十一年
十月九日疾卒于建安年六十四夫人樊氏江氏仲
氏皆先卒十二年某月日子成忠即監徽州酒稅完
夫迪功即嚴州司理宏夫迪功郎溫州司戶宗夫與
為伯晟後者從事即真州錄事叅軍師雱葬公於武
康縣上相山壻曰宣教即知楊子縣曾黯尼曰悟空
大師孫時泰將亡即孫女三人幼也始饒州歿而被
譴公泣愬十年不避風雨上為感動復所削奉母孝
撫庶弟友愛親善人喜聞過頓悟立改以材取知無
所隨附其治果敢疏達而歸於平恕自小官所至著

聲績而會稽之政特見獨出近世未有也然余常惟
越中陸海銜沃山水明秀冠於東南家不營而給人
不令而服晉唐牧守嘯歌飲酒求夕而已若夫趣辦
救過而以不足日為歎獲賦倍輸而以不賴生為感
則未之聞也然則何歟天反時歟地反物歟其難易
得失昔異而今不同必有故矣故公焦心疲力自末
反本而民譽之以手扣額而未已也銘曰
時所謂材如刃作稜習砥於人以割為能趙侯慷慨
如母哺兒豈無威嚴用之孔時發名開禧收實嘉定
思涵澤濡在越尤盛累閣而進猶梯級間一以卿
招遂殞不還慨其生存孰與死滅岸谷有遷茲銘是
揭嘉定十二年八月 日

故寶謨閣待制知平江府趙公墓銘

秦悼王四世惠州防禦使叔侯生訓之知永豐縣有
惠政軍興數調發而民不煩 孟太后幸江西衛卒
反攻縣與賊鬪而死贈直秘閣邑人哀之廟祀至今
訓之生公渙朝奉大夫公渙生公名彥櫛字文長乾
道己丑進士崑山主簿樂清尉大旱令索租急而以
故事禱雨盛服頌公公不往曰損歛已責古人所以
召和於陰陽也令不得已為罷催雨尋樹足改建康
府推官郡議復台衣稅公言地為桑既稅之桑為絲
絲為帛又皆稅之帛為衣且故敝矣又可稅乎且又
昔之所廢其可復乎帥異其言止諸司多薦為公者輒
推以授同僚章侍郎森鄭尚書僑薦為福建運司幹官

諸縣欠賑鹽本錢數千萬般賣零落令佐積窮餒公
請於長一棄除之舉真及舊例用親嫌去公曰無親
安去卒待滿而行知晉陵縣慶元初浙西饑三十縣
餓死待盡獨公能活二十萬又以羨錢為五等戶代
輸由是擢監登聞檢院時政出韓侂胄朝士無不造
門公歎曰諸人今在此足易後復直之甚難添差通
判江州彭澤縣妻殺夫州逮夫之父公曰此縣獄所
無也而使其父子併為淫婦死乎爭累日乃已知汀
州嫉諸司不薦名士勉而薦者猶扳置庸不肖中是
辱賢也乞詔自今傑材須特薦毋得與凡流雜葉八
子千人聚汀頓間約日破清流縣公始至以策授巡
尉悉捕滅提點廣西刑獄仕畏入瘴地多依阻幕屬

幸日月盡遣還本舉得守廖德明庶守劉炳顯於朝
設抵當庫查落南無食者公念廣西重困蓋承平時
湖南北助歲用或賜封樁錢中興艱難皆廢矣官自
鬻鹽利十分奉運司六充郡費四然漕司常取其八
而州以不足者責之縣吁既甚矣且其出納之數視
中州何有而經總錢乃過正賦數倍此民所以尤病
也遂奏減經總還二分鹽息於郡庶幾稍蘇上是之
即除公運判以憂歸侏胄死召為戶部郎樞密院檢
詳文字劄論謂公林臣將選知臨安公笑曰此豈孤
拙所堪遷太府少卿湖廣總領遷卿修撰右文殿知
鎮江府辭召仍太府權文部侍郎未幾三引疾修撰
集英殿知建寧府改太平州辭提舉萬壽宮知平江

府於是年七十矣公曰吾昔不起今告老而起義安
在固辭未聽女真寇遷軍善日數十警愾然曰國有
急不敢以既老辭也崑山並大洋盜出沒不可蹤跡
以其半置嘉定縣鑿錦帆涇百港縷絡之所宗也又
將增隄為城未及而邊遽少緩公亦病復辭猶不聽
使待制寶謨閣以明年七月戊寅卒嘉定十一年也
一月丙申子迪功即臨安縣主簿炬夫承務郎監臨
安府糧料院焯夫合公與令人陳氏之柩於無錫縣
富安鄉蒼峴山葬焉孫男一女三公質剛而行良先
難後獲貴義賤利以治道隆替消長為身否泰以善
人進退用捨為已憂樂侂冑始得志鬱挫天下士使
不自容後頗悔曰此輩豈可無喫針處耶稍收拾錄

寸與之士甘其晚悟未深慮也侂冑既亟敗忌者反指爲黨疑似劔剝不少借公常痛憤謂始坐僞學廢終用兵端斥苟欲錮士何患無名而益交之類絕矣材盡而求不獲有國之公患完甚而謗不息非士之私恥也每進退未嘗不懇激爲上言又以凡在近臣皆當規諷補切夫已見上殿侍從也直前奏事左右史也故又懇激爲同舍言毋曠素業墮舊典而公自以不得其言汲汲去位恐不速再命爲州終不行一時聞風皆悚慕後相繼稍有言者自公發總領號脂膏地甚虛籍爲大蠱雖廉能自守而明不足檢覈隱糧剩鏹大將專有之十無慮四三公令軍別爲籍兵逸亡馬倒斃皆即報參伍其少多匿不自占輒詰問

或傳軍中狼顧離立族語公曰此特主帥不便爾士卒何損持愈堅三年間籍在人亡贏三萬減錢百萬緡用遂寬比其去餘七百萬而諸路累積逋負猶四百萬盡蠲之余嘗患雅士不親錢穀而自喜析秋豪者必外爲苛歛若夫不出度程之中而自足於經常之內則昔人所未講也夫虛其一心以樂與當世之賢豈非吉人盛德哉然是人也於世務常多闕短而精通流速者挾已長以玩物矣若夫兢兢於道德之意而亶亶於事物之實則前輩所難能也在廣西柴中行宋億他司屬官也察其賢迎薦之門生謝啓皆削投前二十年祠季子晉陵市將沒請余記曰晉陵之先文名胡也鄭名鄒也皆達人也宿道而婉其俗

者未也銘曰 嗚呼文長道遠曷尋嶽可量高海可
算深黼黻爲章宮徵成音經綜締錯其行欽欽中全
一剛以折百壬有畫者碑蒼峴之林嘉定十三年二
月 日

孺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括蒼周氏著作佐郎夢洋之女村任家事偶于
三山陳垓婦道修飭君教永嘉方傾身與士接夜誦
滿廊戶烹菘攬麩鼓三伐共食已乃揖就睡夫人常
鬻假稱具無難色士譽君之賢則及夫人將別小學
子翹敏者懷以果餌儲以方筆或總其角或束其帶
顛戀依依尤以夫人爲有恩嘉定十二年九月十九
日卒年四十三年三月二日葬麗水縣南明山任

塢女曰恩娘男曰虎孫君悲夫人不盡年莫助爲善
思有刻於墓而一郡士亦皆慘慘惻惻自致其請噫
未見以法爲師弟子而能交相愛若是也豈合於古
之道者固不異今之法歟銘曰 青青者蔬婦手所
擇以羨以道成士之德棄我頃畚追彼石弓

故大理正知袁州羅公墓誌銘

羅公名克開字達父家吉州龍泉縣乾道八年進士
贛縣西尉父喪免筆慶府司法浙西提刑司檢法官
知廣昌縣監進奏院國子監主簿軍器監丞大理正
知郴州袁州嘉定二年七月晦卒年六十九五年四
月丁酉葬萬安縣官屯山宜人梁氏子曰晟郴州司
理壻曰鍾如阜孫銍李燔胡焯周約禮未嫁者一女

孫曰伯將仕郎曰仍初公五世祖而不及其羣祖官
相接至州倅縣宰旁矣比院策名數十號一州聞姓
而曾祖衡祖章父襲雖有文學不預於仕公每痛慨
任爲已責他日主司標其文壁間考同列曰此當一
經首必如是者乃爲次則公之凡濬也既上省復當
一經首士由此屈羅氏嶺外荒貊吏用法忽恣有私
假他印文得賅者守欲以偽造符印坐之公爭曰此
於法欺騙爾入重柵何守大怒戒通引官即司法至
謁勿入公徑抵案前執愈堅守氣奪竟從公議治廣
昌察而有恩民空縣遮監司乞留問知縣何所長民
雜應曰不要錢不信公人不苦百姓此知縣三長也
監司愛其語樸歎息而去公詳重孤耿立朝不倚援

力論事篤而堅多人廣席疑難所聚聲怡色溫必俾
其說而後止執政憚其楚楚不敢狎而亦不能親也
然公常無久任意會巨豪競沙田數百頃計累訟至
大理丞評將沒入之爲貴人德公持不可遂遷於柳
入辭勸上事親匪懈而已柳山阻水涸斛米尺絹皆
自齎詣郡公憐之爲代輸直數萬廢求豐銀坑還社
倉於民其在袁州開禧兵役倅起方取常平啖邊軍
廣和糴以續饋輓公出郡錢移於鄰境常平獨完又
上言袁無藏粟俵戶停炊洶洶無告和糴亦免約歲
用贏縮立準備庫軍之百須具焉袁人不知也兩州
善政爲一時冠民繪事以祠公止之曰口成碑足矣
龕貯像奚爲又嘗自諫曰撫摩二字非三復公直一

心衡不欺嗚呼若斯言者可以驗其志矣始余游吳
為憲屬檢法偶無官諸生息蔭空廨中街卒俄報新
檢法官到烏鵲橋矣亟起迎之舟纜勝二十斛青衫
手反外無餘裝余因歎其質易不作官人體然余旦
旦挾書坐曹帖牒漫不省胥吏顧失笑而公齊比欵
證覆慮明審無不畏服也暇則從余評論往反余摘
其文句尤驚麗者吳士交誦公日益有名後八九年
公掌國子余適來為僚又五六年奉使湖外值公居
擢二十年出處大略必相與佐佑其間有隆無降也
余者至而休四方友朋零落幾盡而公之逝久矣嗟
夫振三世之幽緒跨六宗之顯爵好仁惡佞善士傾
與而余又特厚之不幸前死銘余職也况最請之勤

耶銘曰以身為旌以宗為成以法為平以民為生進
非所重退非所輕要其終歸有倫有經念昔吳下暮
春堅冰姑蘇之高天池之清舊游雨散新壟雲橫孰
憐我衰尚力斯銘

夫人錢氏墓誌銘

同年劉使君與余素舊其守永嘉常咸騎數出支坐
熟語良樂也一日忽悽然灑涕而稱曰吾母臨海錢
氏三王之孫也而以儒顯外妣早喪祖曰家事惟女
之任事益理矣然而舅若姨皆曰恩我者姊也故為
女而孝吾父信書而已至生業則曰惟爾母之聽業
益進矣然而伯叔娣姒各有承稟不自己出也故為
婦而順諸子方孳抱所習經皆口授不以煩師其從

師質訊反復曰某善也某未善也師不敢慢子不敢
惰賴以有立故為母智而明凡此略皆實行不敢增
損云也不幸以紹熙辛亥卒明年而葬於黃巖縣龍
鳴山三十年矣然而哀不止悲不釋何謂也吾母卒
時壽八十矣兄允元不及仕允迪定海丞弟允武吳
江簿而允濟掌教婺州甚哉年之高養之薄也今不
肖孤忝母餘澤有蹟於朝假使者節從二千石後而親
不吾待矣一朝之榮聚茵也一餉之祿稊米也於吾
母不加毫末若夫宰木岑翳山雲興伏而闕不以詔
斯則罪之大者是故深慘懲痛而謁於子不知爽之
橫臆也余不識夫人而識其夫曰承務郎諱祐無力
衆善篤孝至老不以家自浼者也識允迪厚而敏識

允武果而通若使君信道執德終始不變則固余畏
友矣異術而同材異用而同方非毓其源而疏之局
至是夫人之賢信矣夫蓋允元之記曰必求精於理
邃於文者噫理本也文末也余不精其本安邃其末
銘曰葬也久銘始有德成於先論定於後

朝議大夫秘書少監王公墓誌銘

公諱柟字木叔故順州王民石敬瑭叛賄其地於狄
遷永嘉亭山為温州人曾祖震祖延齡父贈朝議大
夫輅及其先三世皆儒者不得仕公

總兩縣職舉空州在語學場
矣謂必與王民石敬瑭

秋中乾道丙戌進士第婺州推官孝宗疑諸州上
供得無滲漏乎漕司遽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
敢爭公獨言今苗畝七升羅四十餘千較他郡偏重

矣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會新守周權且至走書
白權袖以進上愕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凡議滲
漏者皆免移合州推官處州張彭殺人謾謂奴當罪
弟張泗佐之獄四五不承公令泗畫地狀奴所以擊
死者泗失對泣與兄訣曰昔勘官皆先鞠奴款定泗
和之爾今忽先問泗吾不知所答兄真殺人矣彭遂
伏罪一州稱明教授黃州義烏縣丞州索畸零稅帛
一分一尺未一勺一升公歎曰就整不失零法已苛矣
况百倍誅之乎三言於州乃已東陽俗素悍公攝一
月威信大立決事千章滯案皆盡民不敢帶刀矩步
而出頑鄉遠逋爭自輸委又請其守別置尉統焉知
績溪縣江以東績溪歛最厚民最薄鑿山壘畝乾瘠

大半公積錢買田爲新塘六十八場六浚舊陂百頃
歲得美熟無以旱報者監進奏院太府太常寺簿坐
僞學罷知江陰軍蔡涇者江海之交也皇祐中嘗一
疏治墳淤久水不能勝舟公私患之公開渠港五百
餘里漕輓通流灌注一郡民事瘟神謹巫故爲陰廡
復壘壘刻詭異使祭者凜慄疾愈衆公鞭巫撤祠壞
其像病良已遷大理丞禮部員外郎提舉江東常平
茶鹽開禧之役沿江上下警備洶洶置池州不問公時
兼守池言頃歲有金花帽一盤卦住此累年矣近孟
思齊至符離其人忽指而謂曰汝池州城甚惡姑自
完何必來思齊軍相顧失色始悟其謀也且虜何畏
不乘吾虛一處得入則江南震矣不報募張飛英獻

緡錢八萬請城池州又不許不得已補充穿穴者深
其壕水環之抽裏兵守江岸辟劉積中副總管委以
軍政池人少安召爲吏部郎中兼樞密院檢詳文字
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國史實錄院編修檢討官兼侍
立罷主冲佑觀知索州未行知贛州先禮教後刑罰
贛人在元祐黨十有四公徧諭耆老曰汝州多正人
如此將百世稱之後生可不勉乎民感公意相戒勿
犯居數月夜或不閉戶矣俗喜麻苧鮮絲纊公課種
桑多者減役贖罪贛廣間常以歲杪販鹽空聚落往
返號鹽子所過輒殺傷官軍故有鹽子獄公奏申嚴
保伍湏行者給憑乃聽是歲鹽子獄十省八九提刑
者新進少年嗜兵而攬事意不合毀公於朝復主冲

佑觀贛人雪涕前後擁不得行公曰太守數易古矣
今不去後當去耳焉用無益之留賦詩而別贛人刊
而祠之連告老未下以嘉定十年五月戊戌卒年七
十五十一月葬于亭山西原娶何氏封宜人子曰熾
從事郎東陽縣主簿曰燭將仕郎曰熊壻曰承事郎
知宜興縣戴桶孫曰僧賢孫女三人公愛民如子母
食父訓惻惻若有失建其實利不崇虛譽位位置處崖
峭獨特不輕徇物自謂理所到更百折必往或以勢
見屈過萬鈞不受也在婺數以職忤其守守貴人也
去而再相不一顧周丞相聞其名請見之雖不拒啜
茗清坐終無所言在澧部頗久次蘇師旦請使見已
而後遷公歎曰吾義不交匪人矣其止是乎鄧友龍

勸北伐祔公幸少助要官可立得又曰前日某人發
十策驟用矣公力言無草草國與身將俱不利友龍
愠曰公壹退怯女子之貞也吾何望哉竟取宣撫去
俄而敗書聞韓侂胄死緣坐竄流衛信道中不絕至
無擔夫可雇公歸未煖席即奏言權利所趨如鹵在
鼎朶頤染指何世無人追仇既多復怨必甚秦確新
州可為永鑿滋蔓未已非朝廷福執政善之不能改
也初充尚書丞知台州公為其屬相繼同僚者樓叅
政鑰彭仲剛石宗昭郡人石叅逸民應怨林憲之流
皆聚焉頗依可友朋箴切不隨吏文督迫名一時勝
會遠近傳之錢丞相象祖戚家子有淳行尤慕公嘗
笏覆到門公亦為折屐傾盡錢公既相用常法叙進

公亦用常禮接謁而已無所請也然揣摩者私料公
事錢甚媚忌者因積公以撼錢公既去錢愧悔曰吾
本以能薄望輕不敢白用王君疑似難明今反累之
何尸此位為因固求罷故錢以公退公不以錢進也
公四調官方脫待左三入朝猶在散地雖事多違已
而志不舍命雖道欲成民而天不與時噫不知柳下
惠之賢耶亦素所蓄積然耶余稚從公至耄歲月相
靡而士之變故繁矣若夫所謂大節者於其去就窮
達之際可以考焉銘曰王先朔方棄地南祖公雖
南產繫北之餘忠為幹骸義為肝脾彼夸者子虜輩
是肥欣入不容戚出不惰寧其失物毋寧失我既以
此始亦以此終尚無死生安有窮通有兼亭山有游

岷淵人歟忽亡德也永存

郭伯山墓誌銘

君東陽郭氏名江字伯山始余因君請記一時學術之變在其父良臣語中或咎余不當為郭氏輕言道德又預疑學廢憂憤深切非所謂感人心而和平也學之初興敏和捷應君父况最有力四方豪俊不逮門者無幾及好惡異譏論激奔迸迷匿苟脫譏謗同時為精舍者皆塞向改室或束書教蕩自棄於庸人矣惟君治故館率子弟鄉里紬繹舊業無替旁州比縣自我而有科目大官數十焉學雖不以利言也久而不怠則效固從之矣然則戴翼於光顯之時接扶於微歎之後護名士流俗之毀而好以重幣徇州閭

榮第之欲而援以先登斯郭氏常德歟君本有佐世材用既習熟師友夫指芒銳銷盡不復伸吐勘古餘日小緣陂塘踈着竹樹阻曲薄粗蔽映爾然余卧病不出十餘年間君官押三江棗鹽監穿山破鹽場盱眙軍錄事參軍又於其間監棗州支鹽倉車輅院烏江舒城令辟書四來君不暇答也方鹹鹵下濕益夫竈變爾汝詬病其弊事千蠹百穴君著為條式使後有矩象城阡陌十二里陡山高危谷汲險遠君浚葺葉池銅山壩掘剗暗井水泉充溢尤為人所稱惜其不蚤得試而今老矣蓋舉改官者垂足而以嘉定十年十一月十九日卒年六十五嗟夫當學術未變時君之品目豈不素定哉奈何晚歲墮落留留塵埃中

豈若岸中南堂雲卧月起樂故所聞之道而終其身也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夫人何氏子楷檢彬為弟後者桂女淑孫男寧字孫女三葬君於孝順鄉羅青原彬守郭西濠上不去曰先人食舊德惟子是望噫余亦死矣將復使不知者咎余耶學者千萬世之傳而新美其業以繼父祖者楷等之責也銘曰
菽也管之薪也斧之不厭不歆神錫予之其子其孫其仍其昆其學惟實不雜其文

竹洲戴君墓誌銘

君戴姓名龜朋守以憲台州黃巖人祖舜欽宣和申進士上言危言天子不怒賜同出身南康軍司戶父秉中亦有竹氣補進義校尉不仕嘗自贊其像為

時所稱君生六十二開禧三年五月某日卒娶蔡氏子曰樅曰周孫皆先死以從弟温之子大本為子一女嫁林珍嘉定十二年二月某日葬太平鄉黃仙山蔡氏姪滂請余銘滂父錫余友也不得辭滂言戴居南塘山易材海易漁田易稼粟收數十富樂累世自君父祖皆知名而君及從叔秉器尤為邑里所敬有鉅人長者之德族人新為宅者將立門以出秉器故有大圓正直門處族人不敢謀秉器知之中夜毀圓夷其地旦而門立則坦然無有族人殊不自意秉器亦不復言蓋其平生行事如此甚衆君少苦學取友必勝已文記詩歌務為奇卓清簡無俗間鄙腐意性介特未嘗輒以私謁人而人急難若已痛疾救之不

暇喘就宿者與廬露殞者與山然力不逮秉器故所
施亦徒而心無不至也歿既久懷其恩者語則涕下
不自禁余既聞二載事而思天下之廣人類至多其
為善宜不絕可傳而不得傳者不為少也然則君之
得傳豈偶然哉銘曰象物之繁以竹自環洲繁渚
穿萬其琅玕昔王逸少寄於蘭亭脩竹茂林千載猶
青竹洲在亡視其子孫竹耶銘耶孰詔以存

包顯叟墓記

包君年五十淳熙九年十月某日卒十一月某日葬
永嘉縣塘下京君之子履常思其父之久而存謂有
以銘其墳者以為請十二年八月丙辰始克文之而
墳闕不可銘乃刻記其墓上君諱昂字顯叟曾祖某

祖某世籍鴈池考其愛樂清之柳市徙居之館頭築
清之間路不埃壕無梁行旅無舍蓋柳市稍有聚落
火姓而君以賢聞君和厚率恕以卑遜韜其材力時
發於事之難者壯勇敢決已力强黨破散陰類消伏
衆皆推君為能問學知大義所止不為異人之行人
亦莫有指其過溫之士幾萬人其辭選拘於舊額最
號狹少以幸為得爾如君之賢既遺落不偶而君無
暇與新進爭所知退而教子讀書擇古人之義耽玩
傳寫中論反覆陶然有以自樂初君之子與其鄉黨
周旋通於令長以任利害之政凶饑有調征歛有損
施設惠愛尚多可紀而余獨以為君既不幸不得見
其大者於世用則其小者豈必以此求知於衆人故

余亦存其大畧而已矣夫人翁氏七男子履常履端履冰履道履遠履大履言一壻張自得二女并未適也孫曰安娘履常爲迪功郎新建昌軍學教授與余同高氏壻云

資政殿學士參政樞密楊公墓誌銘

唐靜恭坊楊氏尤貴盛人本朝至公七世皆有顯人由公而上北海主簿符都水使者曼駕部郎中宿皆以公贈東宮師保公諱愿字原仲宣和末自太學錄上書陳九事女真聞其名聘之北行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奔濟州勸進辟元帥有屬高宗即位授修職郎仍學錄議將遷金陵復上書辛揚州御營使辟機宜文字丞新昌縣越州辟觀察判

官參政秦檜薦授樞密院編修官中紹興二年進士第遷計議官召試館職說者謂公因元帥府得仕則右選也當罷宰相趙鼎明不然乃已主管崇道觀吳郡陳夫人喪免除祕書郎說者猶在通判明州潘良貴素善公事常容而後行公亦爲之盡除祕書丞監察御史司封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初修玉牒以選命公除中書舍人賀金人正旦於是始用年號兼侍講給事中直學士院揆伴虜使完顏暉於是始揖暉於淮中流舟行以賓主爲次御筵口宣設案拜舞南人驟覩曠禮泣下沾襟除御史中丞未幾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時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也十五年十月御史論韓公裔

語微及公即乞疏五上以端明提舉太平觀知宣州
王牒書成遷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守郡四年政以
簡治以靜不數令不與役刑罰罕用穀麥滋熟二十
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薨于州年五十二配曰永陽
夫人王氏公世家楚吳郡之歿也公葬之於越二十
四年三月七日子右奉議郎新江州通判祐遂葬公
會稽縣五雲鄉之河山孫若干某官孫女若干壻某
官公孝友賓睦大祀恩徧任兄弟及妹之子敬賢
與善後進單文獨藝禮待必均始在太學年尚少文
甚敏行與文稱恂達而矩嚴重而通祭酒楊時印信
諸生二千人皆伏受令學禁齋肅不敢踰越也論王
安石學術之禍精於元祐者不能過也分別徐慶仁

吳敏李綱功罪無不曲當也歷指宣和致亂靖康弊
風窮大極小無不激烈也又曰謀以活國者國常存
而身隨之安謀以活身者國常存而身隨之危今一
舉而遷金陵求活身也非活國也虜既滅吾國矣
陛下將活其國以自存乎將活其身而國終於亡乎
今盜賊滿天下隨而為兵亦滿天下而天子侍衛
乃不過三千非滿二萬安能主令也蕭山戶萬九千
其九家自為守萬取千人為兵方李抱真則損其十
方李德裕則加其百通之天下不勝兵矣夫酒稅房
廊頭子雜名之錢皆漕計也增取其三別屬經制漕
計甚緩經制愈急善良窮蹙姦猾怨憤倉猾之變何
必唐建中成前後累數萬言文武大略經緯條理遠

有賈陸遺思近有歐蘇新意時材不能及也宰相以
爲州縣常人耳不顧省檜獨首薦登於朝及趙張更
迭重任士徒步拔引翁忽鼎貴然亦不能用檜卒用
之起祕書丞數年預政嗚呼公之不幸檜之幸也在
易之頤所以爲頤者初也賢也而以自養爲吉四者
頤之顛也而以所養爲吉夫養必以正而不以應古
人之戒深矣檜能用公而公爲檜用此明於頤者所
以爲公惜也雖然余有疑焉檜歸自虜人皆曰請立
趙宗也許還母后也又曰收悍將也總利柄也天下
望檜與趙張等而或以爲過之士游其門與趙張等
而未有以爲不及也張丞相罷高宗問代卿者檜
乎張不對固問則曰近與共事方覺其闇上曰然則

趙鼎也檜惘然不知所出而秦與趙張之憾不可解
矣夫同在邸朝徒晚覺於十年之後公踈遠也而責
其蚤覺於十年之先乎豈公自以爲上九之由頤而
明於頤者特未之及耶公後六十餘年察持其家傳
泣曰善實者有徵也故述有據世異者無黨也故筆
無私子奚捨諸公嘗賦東山三疊其詞曰雲遡風而
上征兮鳥擇木而高翔然則公擇之者歟故併次以
爲銘若夫陽爲噴飯玩也公不爲玩也留其表弟厚
也公爲厚也其差誤鄙淺不足復辨也銘曰
東山之久兮孰爲征東山之高兮誰實登一周孔之
譽慕兮百共鯨之怨憎失類而行道遠且艱人有其
寶不如何山瞻彼何山言樹之麓豹文而隱龜壽而

依瞻彼何山言息其巔星不離經水皆滌源繡裳蕭
蕭白壁沉沉揭茲墓門五雲之深嘉定十四年閏十
二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公薨之昔煥效將水心
公薨之昔煥效將水心
公薨之昔煥效將水心
公薨之昔煥效將水心
公薨之昔煥效將水心
公薨之昔煥效將水心
公薨之昔煥效將水心
公薨之昔煥效將水心
公薨之昔煥效將水心
公薨之昔煥效將水心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前集

夫人王氏墓誌銘

章貢黎諒 編集

夫人臨海王氏嫁為朝奉即知池州趙善臨妻嘉泰
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卒九月壬午合葬餘杭縣景信
里東塢子五人曰汝談汝諱汝諱汝諱汝諱汝諱繼
善勝後女四璿曰奉議即龍遊知縣潘自牧進士黃
鎮承務即監隆興府苗米倉君吳彌昭奉議即太社令
王夢龍孫崇豫成忠即監衢州比較務崇陶將仕郎
崇龔初大宗正崇國公不恙與校書郎王衛名義相
友善如弟兄二家求求好故夫人歸池州祖姑曹性
剛嚴姑鄭奉事莊慄不敢惰夫人助鄭旦暮上食飲
扶侍左右終曹之世崇公仕湖湘夔蜀川舟陸館淹

泊累載欲常候毋動息婦姑同一室處嬉遊諧劇不用常禮其和樂又如此而池州晝夜父側參論議治文書房舍稀聞履聲各以孝敬分職非世俗間子婦比也崇公既主留務任公族大長賜宅供帳池州倅輦轂下用行能薦登朝廷門戶益伸氣而節以恭儉約以詩禮賓師必於名士諸子恂恂退守諸孫惟筆硯得親近絕不知京洛可喜玩事而汝談汝謔有異材文藻蔚發韓篇杜筆高出於時朝士咸仰重不獨夫人之產多賢良亦其家法素修故致此爾趙丞相欲驟進汝談汝謔風厲宗室然崇公及曹鄭夫人相次薨池州毀不勝喪亦早歿韓侂胄讒逐趙丞相二子并坐斥矣當是時夫人去之餘抗山中居無廬食

無田爰鋤荒榛經始耕稼迎婦送女細碎罄竭辛苦淡薄十餘年侂胄敗死汝談爲館職出湖北常平知温州汝謔寺丞使數路汝謔汝諱改官知連江泰寧縣祥委順合如崇公在時人固以不及夫人之養爲諸子恨而充以不預諸子之榮爲夫人惜也蓋夫人則象崇公規矩曹鄭位夫婦男女之正而安行乎家道之常雖豐悴不齊而中微後顯夫理必復如霜露零落而春陽之生發已具矣賢者慮百世身之預不預何計欣戚哉夫人每記宣政宴安靖康禍亂時時爲予婦道說常曰始吾爲婦衣食外不用錢一室環文許不覺隘今汝輩不足耶銘曰父實南士家垂範模爰從羅甥教始詩書家於趙宗人無聞言女叔在

閩男秀盛門雲雷方屯失七致難有物有常星斗其
爛彌高極深一緩萬尋益培後昆尚單厥心

滕季度墓誌銘

滕成字季度來南籍蘇州吳縣曾祖友知鄂州祖康
權知三省樞密院父珙知道州君初見余謁入字部
寫線上衆皆笑余異其沈敏學未久坤闔乾闢無不
洞達雖不喜時文習制舉一年而成太守薦直言極
諫孝宗問知世家甚悅宰相亦言識君父兄往子
城後某橋庭有某樹皆是主相論合既召試命文漂
爽午漏不移晷已就考官疑輕已大怒遂以四通非
近法罷鹽司再薦即日復召會內禪不果然後薦者
累累不已韓侂胄方擅事尤忌君故為軟語遲歲月

君竊笑曰吾得守一技足矣焉用溟涔風波間余為
奏授蕪靖處士侂胄猶靳侮不誠與自是薦者遂絕
哀哉自三代取士法壞獨賢良最近古所得瑰奇卓
偉之士不可計未有以為無用而忽之者至王安石
始廢章厚又廢侂胄又廢而君偶當之夫人主以惻
怛思治之心特下書聘召豈為應科者地哉奈何後
國慮而先其人於是有難答之問易窮之學然猶止
於四通謂之及格而君顧以受擯又其所謂不通者
非不能通也特不當通爾是科久斷不續有司茫然
不涉門戶於是以其不當問責於不當通群謂聚斂
如詰影幻而君以憤暇逢倉猝整習遇草野厭冠而
返可謂無妄之辱矣是皆不足云也天子好士與夢

巖下涓等固宜獲異材衆略輻湊君獨智穎脫固宜
在左右備顧問不幸氛霧閉隔失國之良寶此余所
以深惜也嘉定十一年九月某日年六十五卒某年
月日葬吳洲兩縣華山赤石原娶董氏子曰夢國子
進士亦應賢良方正曰杲早夭女曰真嫁廣濟知縣
盧樵曰昇嫁益臨安府都作院夏似孫孫男伯祥孫
文懿君晚居齊門窮僻處官於吳者知其賢多就見
之清語終日不及私銘曰 事抑道揚身隱名彰磅
磅氤氲復歸其真嘉定十二年十二月

國子祭酒贈寶謨閣待制李公墓誌銘

李公名祥字元德曾祖遠祖通父贈中大夫揚常州
無錫人隆興元年登進士第主錢塘縣簿皇城司妻

告密威脅變成其罪武臣子謗訕鞠於臨安公偶攝
錄參丞閉獄戶邏者求入吏白舊例得監視皆不許
既而所告無實知府姚憲驚曰上命無實乎公謝曰
即坐譴自甘憲曰上何知是君公曰尹言過矣上至
明豈重邏輕尹哉小人姦罔宜有懲艾憲具論如公
意上駭曰朕幾誤卿吾爭臣遂賜憲出身為諫大夫
預政矣調濠州錄事參軍安豐守冒民田訟屢改監
司以委公還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換司理廬州守
出改官奏為勸留者公曰無吝民田幸矣薦何敢主
管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
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太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
蹟八年外賢材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舉

淮東鹽淮西運判入卽臬部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
兩淮鐵錢比不定大商喪億萬浮細失什伯且亂公
再疏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發定城與國漢陽監更
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
國子祭酒慶元元年二月丞相趙汝愚免公爭議曰
頃壽皇崩兩宮隔絕喪無主留正棄印亡國命如髮
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 陛下風塵不搖天下晏然
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誠意忽體貌常典精忠巨
節佛爵黜閭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
者怒劾公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六人
固留公併得罪悲夫禍所從來遠矣世方絀道學而
柄路艱用材周丞相執政久士多貌若愿不心與也

伎者已怨相與擊逐喜曰道學散群矣 趙丞相特
用材銳甚清官重職往往世所標指謂道學者伎者
尤怨幸其有功生異起說枝連葉綴若組織然謗成
而趙公亦逐則又喜曰趙學結局矣九經趙公識面
坐語無不迹絕影滅也蓋道學於公塗閭巷揖無及
門之款趙公於公序進次補無踰級之遷也一旦正
色抗辭殄行讒說借勢蟲之遇震霆莫能測焉何哉
沖然無去來而為心者公心也漠然無重輕而為言
者公論也公本於公心以發公論趙公之誣賴以明道
學之禁賴以解殆天意非人力也既歸無錫客或扣
前語掉頭不對常時祿入緣手散親舊悉盡家人憂
之更賣田起宅數間而已再主沖佑觀再請老以直

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十八日卒年七十四夫
人戴氏有淑行能助公為施者也十月十四日葬開
元鄉舉噓村山曰橫山明年戴氏歿合于墓子曰綸
先卒曰維某官曰約某官壻曰趙繹某官孫曰慤曰
愈曰思孫女四人其後上既於趙公備褒卹之禮謚
曰忠定而公亦贈寶謨閣待制賜謚肅簡焉公義順
而理和填唱堯應璋判圭合得於自然是非邪正豫
定於心不待擇而知趨捨避就行其所安不待辨而
明也古今歎材難有二不能必行難也不能必言難
也能必行者執政大臣之選也能必言者諫官御史
之選也今人共稱趙公事是其一驗爾其言於孝宗
曰唐虞稱盛治者君臣和也今猜防收攬雖幹官亦

親懼 陛下不和也政事堂多存形迹不肯協同
輔相不和也六將宿衛當清苦孤立今黨援封殖大
殘也閣僚給使當沉伏奔走今名聞鼎貴大賊也騎
淮常作過扞邊何有而長此隳信誓武舉試七書齟
畧安在而重此輕儒臣箴痛過砭石矣又特奏五劄
子故淹緩晷刻以廣上意余以是知其能必言也言
恢復衆矣未有循其本者公言預買四十餘千秋苗
斛兩大碩秣麥尤重經總無名本先撥也皆曰不可
損今歲損一二來歲損一二不可乎為博士為寺丞
為編修官為提舉朝辭始終一志前後一念皆復讎
也氣恭神靜本末有序余以是知其能必行也然而
其上不為執政大臣其次不為諫官御史材非果難

也銘曰 超天門之業我兮衆外逐而俯護突夫子
之並登兮獨內秉而塞淵建驚世之華旗兮載駭俗
之高軒遏讒慝之橫潰兮扶忠良之阨艱訊曰山浮
蒼兮水涵清深復深兮窈斯銘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周鎮伯墓誌銘

曾祖宗道祖德元父采永嘉人君諱鼎臣字鎮伯勤
志廣學大書叢卷多數百者親手傳寫記憶略遍未
冠與鄭景望同登名譽正等既而川壅澤流山止谷
進諸弟迭起各取科目爭為聞家然皆由君教也授
漳浦主簿文牘間判疑雪枉筆勢若飛不可遏有以
民為刼冒賞獄上矣君覆而寬之一食頃放散數十
人傳聲惟呼徹於比郡州使行視曰縣盡荒遠不到

地龍巖羣毒深亭號烏脚溪者左足未投右脛已駢
黑君特館其處村落所急便宜不請白蒲延大掠流
鵝灣同巡檢輕戰而潰君代尉馳往三日中生縛其
酋二剽賊無遺發寄納倉君賑傷死召奔逃歸業差次
將卒功狀無敢不平而不自言也姿敏決剛峭不可
屈前守材其為無不聽後守惡其直不盡從也監司
欲薦未及以淳熙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
一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葬建牙鄉潘浦夫人王
氏子曰顓曰端朝省試第一今宣教郎太學博士君
卒後二子出入里中指曰周鎮伯兒也外家初與田
不取弟多分財不較也細人或歎曰異日主簿有酒
常飲我今亡矣或泣曰我性傲無禮主簿輒避我他

大人咄撻不我恕也故僮使曰去官人久見則教我
好伏事牢拾節椀未嘗墜此言也余既廬松臺下而
周氏居二百年矣山之先儒故老莫如君者其學也
情者可殖其行也薄者可化也銘曰 閱視宇宙隘
回慮几席安古來賢達流何必用捨間活人烏脚溪
殺賊流鵝砦雖無舊史傳幸有新銘載嘉定十三年
六月日

兵部尚書徽猷閣學士趙公墓誌銘

七世祖德昭太祖子也王於燕魯孫世恬四世孫令
峻師友皆名士雖秉旄節恭約如寒人六世和州防
禦使伯驪 高宗在國邸游最舊中興父乃召歸居
禁中卜祿堂以文藝侍左右生公名師弄字從善補

平江府司戶兩浙轉運司屬官中淳熙二年進士第
薦授司農簿大理丞遷正將作少監兼戶部金部郎
孝宗念公族家故人子贍智蚤立異願待屢奏事殿
上漏常下數刻所論意合無不肯可言左右曹度支
金倉各掌邦賦名類析裂每有會計徧走五司文籍
複重吏出沒為姦利不便請立總計司併錢物一之
弊可絕 上大喜亟命操筆者前甫離御榻已批外
行矣執政迎勞驚曰何速也防禦喪免於時廬陵名
難治前守比不勝任選知吉州治有餘益施與減征
商十三四減苗耗十五六屬縣解板帳量留之窮鄉
不幸病死為給費民感其意即城隍敞大堂分建十
一祠祝嘏薦獻如神明焉鑄錢以貫數積 三十萬

復選都大提點取銅鄣場鑛再變而成宿逋歲課俱足贏銅錢數萬鈞著寶司撮要五卷上尤喜召為戶部郎官出淮東總領 光宗立進太府少卿奏宜令成閔皇甫侗入宿衛問中原形勢方蒐陳雜役佐正兵厚立賞格激其退惰技偏將董世雄馮琪莊松等三十餘人事頗有緒會修楚州城多異議移江西提刑不就提舉雲臺觀知秀州未行改淮南運判私鐵錢聚淮東數百萬掩遏鹽利八州閉肆逾月樵蘇路阻公亟出令恣民挾私錢交市如其故請於朝用度僧牒官會椿積米收而鑄藏之盡乃止又請造交子行於江南諸州稍流通官錢第功直祕閣鹽場官有贓負既効治反為所陷罷除太府少卿准西紹領軍

人被差孽生券不削本俸自公始游士乞索不厭毀矩公復罷提舉雲臺觀除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以司農卿知臨安府權工部侍郎為真仍兼臨安齊國夫人疾病待制華文閣知鎮二府辭提舉與國宮釋服知揚州陞龍圖閣賜正透舉以帶在揚三年入權工部尚書尋權戶部既而落權皆兼臨安府兩繁增劇閑整如平日人服其難時嘉泰未開禧初也韓侂胄將北伐密謀累歲有聞不敢問問或不敢答公還自廣陵建預防素備八事且言今日當以蔡謨之憂為憂侂胄殊不快言無見從者一日侍從官集侂胄所公固守前議聲色俱厲侂胄大駭故雖以二難尚公而不能留也明年皇甫斌敗郭倬李爽潰退江淮

處戒嚴公由紹興府廬州再爲工部尚書知臨安府
募京畿將兵三千人衣製等仗皆如大軍蔽浙江而
營以壯軍容對人說邊事悲憤感激形於涕泣侂冑
愈怨譎者謂其崇飾小信大聲疾呼自是與公絕矣
又明年侂冑死起知京口麥折價無過斛二百琢石
示求利除寶謨閣學士知江陵府制置京湖辭未聽
給舍不悅改直學士提舉萬壽宮三爲工部尚書知
臨安府力辭學士院無答詔亦止俄復以夏官兼爲
十餘年中四知臨安府度情匿姦懸見立剖弊需冗
求趣具曲應巷夫街叟夸贊相續皆曰長安門戶百
萬若趙尚書親履其家我曹情僞如山海非趙君豈
能徧識至今其論猶然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鄭

氏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四方所則倣王化所以自
示師始也周人合公卿大夫之賢通治六鄉信享馴
美橫猾消伏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夫王畿固天子之所自治也漢以來獨任京兆尹
彼名豪巨俠蹙雪貧細所在市滿非設方略廣耳目
何以迹捕不嚴擊斷敢誅殺豈爲哀止哉然而智進
則德退術勝則道微用之殊方流品亦異故蕭望之
嫌張敞材輕非師傳之器公乘輿訟王尊功伐前所
未有名將不及毀譽之不同若此亦各以其所試言
之也公奏
陛下始緣都城楮賤米貴牽挽用臣
今雖楮稍重而賤之源猶在糴漸平而貴之根自若
懼終不足寄委
上不能奪解府事兼詳定勅令連

自乞退十餘疏言者因曰可許矣遂歸吳凡五年然後以寶謨閣學士提舉萬壽宮提舉之二年嘉定十年也其二月初八薨于私第年七十初秦國夫人生公而終憶念至老常涕泣奉齊國孝敬公休私佚清早深暮無不在側飲食寒暖必營護與弟師弁篤愛終始有無多少必均壹遺命善事叔父如吾在時淑人蔡氏先公卒子希蒼其官保義郎希虞早卒希祐其官二壻楊訓其官詹義民其官孫曰添孫其官曰桂老其官孫壻曰莫幼成其官四月庚午葬吳縣長洲鄉鹿山余與公同淮漕同總領希蒼再從余金陵自公歿即遣客候余閱數年不倦余欲附公於敬尊之次而本朝憲令平無前世輕重之患錢塘民俗愿

無京兆悍強之習然則公之材智容有不盡施者也
銘曰 公遇 孝宗冠 昨方初策畫雲興母疾少徐
自浙北南暨淮東西衆大之居獨以能推有漸晨色
有赫冬卿八座尚書五繇尹升北伐大議為時力爭
誰云觸忤籍甚其名材品素分物論先且豈如王尊
歛毀忽譽毀勿與門譽勿與鄰惟孝友友燕爾後人
嘉定十三年九月 日

長潭王氏墓誌銘

承奉即贈朝奉郎王君名思文字煥之王氏譜曰晉
丞相導長子悅十世齊輔國將軍山容後兩世三為
刻縣令又八世梁武毅將軍超孫又二世肅刻縣令
曹元顓其墓記曰武毅夫人杜氏葬於長潭六曹葬

於剡剡之南胡塍官塘西上金西北小道數十百里
大抵王氏家也譜不能別其居墓不能紀其世合譜
與墓則王氏家長潭自梁而基陳隋而蕃矣承命每
獨念曰祥覽以上推王世子受如之姓導悅以下審
超孫顛定居之實長潭之王言貴種也余一身所承
豈不重哉然自唐迄曾祖璇三世莫能仕顯而又有
甚急者方臘叛祖微死之父迪功即迥哀痛沉劇未
暇及生理君幼尚束髮即能任父事補拾焚壞疏淺
累挾以致深廣迪功嘆曰吾家命脉也非此兒不興
矣族人長老加敬愛新剡中語生子何獨不如煥之
然君常不自喜曰奈何以近利傷遠成其恭孝和敏
先人後已通有共無出於天性奇書善本輒貴售屬

其子必於清論間流意未嘗不在譜謀間也已而夢
龍登進士第猶疑曰先緒眇微甚矣今一青衫手板
便扶起否後知能游縣縣人持安車來迎謝不往曰
吾豈以無益身慕餘榮於篤老之日哉夢龍遂歷御
史入宗寺爲卿直中秘書出守永嘉諸孫繼有科目
稍復晉梁之舊如其志焉嚴子陵葬越墓側皆嚴也
阮遙集葬發山旁皆阮也彼非賢者之裔胄耶時遠
則念息地寒則慮短此高人曠士之所以失其世也
君聰明開達上顧千歲已不及用而子孫賴之矣蓋
嘉定之壬申年七十九而以六月戊子卒甲戌十一
月丙申柩葬杉烟鄉山曰鼇峯夫人袁氏子曰夢庚
夢龍夢良夢錫壻曰史必端夢庚夢良皆已卒女亦

先卒夢龍在永嘉時受命寶復還夢錫持表賀授迪
功郎麗水縣主簿孫房女十五人余既以譜次君事
而史稱悅子混混子嘏嘏子恢譜乃言嘏子偃無恢
者誤也然邵之子名恢而嘏復以名其子乎史亦誤
也自懷成四世皆稱陳至景暄始復稱梁字誤也晉
九十餘年導傳三世梁五十餘年懷成傳九世亦誤
也惟杜氏葬長潭方曹葬剡不誤故表曰長潭王公
而銘之銘曰山回水復昔誰爰宅晉相梁鄉蕃衍千
百有篤主公追念世德勿爲嶮并不如繼與仆壠摧
丘淑綬影纓我能新之賁此銘稱
故樞密參政汪公墓誌銘
乾道七年四月十二日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

事汪公勃薨年八十四月巳酉葬會昌鄉蜀里北
庄村嘉定十三年曾孫綱以墓上之銘來請公字彥
及徽州黟人年十八州薦士稱首試辟離太學鋒銳
涉敏同舍畏伏尊以宿舊垂三十年紹興三年類省
試饒州二年登進士第主嚴州建德簿池州建德丞
京口置松江安撫辟爲屬十三年除太常寺主簿高
宗厭戎馬久思壹休息既定和親罷請將兵而名士
大夫皆謂父兄讎未報兵未當罷上患之擇耆艾質
厚不與趙張同好惡者居紀綱地共持國論公自御
史臺檢法官爲監察御史奏事殿中上方書孝經公
奏願仁后歸孝之大也請刊石墓以賜群臣諸生示
天下子道又言新學初建科場適開萬方趨嚮於是

乎小學者不粹然一出於孔氏而以專門曲學亂之
可乎上曰此所以正人心也詔有司凡私意臆說盡
黜之大理少卿朱斐對上指大理寺為詔獄公論斐
不自知職業何事不學無識竟罷斐蔡攸家人至行
在公歷陳靖康禍變臣子不忍聞上讀疏悲憤亟命
臨安還之所貶州京子孫不用赦令內徙進侍御史
言陛下近以各郡土俗利害適宜增損裕養民力其
節目甚多給舍條上矣宜令監司以方鑄之編下州
縣使百姓大曉而勿其稽違者由是上益以公為知
大體明治道擢授諫議大夫兼侍講押班趙轍憑寵
作勢妄占人廬舍公奏斥之外上曰逐一內侍而其
類皆竦人知畏矣愈奇公可大用也遷御史中丞十

八年遂以端明殿學士副密院事段拂罷兼攝東府
事自秦檜志得惡同列西已始廢序遷之制甫簽署
或參知已遂去俄復竄謫公上所屬任非檜引者每
造前傾接俞拂旋首下殿日送必與檜鈞禮檜瞬息
間喻意相縻歲餘未有以選公顏檜伎忍欲有所建
白答上恩遇常沮塞不得問則嘆息曰此豈伴食處
哉及賜檜犀帶怒問樞密有否使者言帶二一賜樞
密檜慄然曰上果享汪樞哉彌不平公亦慨然白吾
可以去矣即告上陛下辛亥臣母老病得退就田里
上雅知公為檜發也重慰薦以舊職食宮觀祿終檜
在不敢動搖公者上力也檜死起知湖州縣德至骨
不費公使一物內屏燭反撚代燎政以慈愛為主

勸兩訟勿爭詞致殷重其人感悅合掌結歡而散嘗
上相語莫激惱這佛將老上終始念公超秩三等制
曰爲民借留葉義問故人也有隱憾上章毀詆奪學
士孝宗初特詔復與言者未已命再格又詔復龍
圖閣而公已薨遂追復焉蓋當檜亡後一時黨援剗
薙焚沃不營草莽獨公老成重德人無異詞雖爲義
問排毀公者後亦卒自悔恨而二宗眷眷於公如此
嗟夫是非賢否之實豈終不可定哉汪氏望於黃陂
世序甚遠然未有仕者公始贈曾祖昌齡太子少保
祖惟立少傅父才貴太子太師在饒州也張琪兵突
黥縣家道潰不相知母舒氏陷賊幾不脫寇退邑落
死走十三四而公奏名以歸長幼各聚數里內無一

亡失鄉人驚異曰是公主孝謹天殆活之既貴封舒
氏延康郡逮西府之養云贈其配曰祝氏高平曰唐
氏南昌皆郡夫人曰子作礪湖北提刑作舟監行在
邵茶場作霖京西安撫司幹官作又清江丞孫十一
人義和侍御史義榮大理丞義端徽猷閣待制義質
蘄春簿義的太學內舍生義路義慶義方義實義善
義準曾孫綱直祕閣浙東提刑紀顛縣丞統通判楚
州紘監平江府贍軍庫絳知龍陽縣續知永興縣綬
知豐城縣繹通判安豐軍公誠篤款盡自少至老不
欺無妄尤簡樸安同異行疇壠中農坐桑語爾汝如
一人歲侵倒廩下其直巨姓皆曰樞密尚減價我何
敢求贏故市糴常平黥人亦以爲佛也公在時諸孫

勸兩訟勿爭詞致殷重其人感悅合掌結歡而散雲
上相語莫激惱這佛將老上終始念公超秩三等制
曰為民借留葉義問故人也有隱憾上章毀詆奪學
士 孝宗初特詔復與言者未已命再格又詔復龍
圖閣而公已薨遂追復焉蓋當檜亡後一時黨援刻
薙焚次不啻草莽獨公老成重德人無異詞雖為義
問排毀公者後亦卒自悔恨而二宗眷眷於公如此
嗟夫是非賢否之實豈終不可定哉汪氏望於黃陂
世序甚遠然未有仕者公始贈曾祖昌齡太子少保
祖惟立少傅父才貴太子太師在饒州也張琪兵突
黥縣家道潰不相知母舒氏陷賊幾不脫寇退邑落
死走十三四而公奏名以歸長幼各聚數里內無一

亡失鄉人驚異曰是公未孝謹天殆活之既貴封舒
氏延康郡速西府之養云贈其配曰祝氏高平曰唐
氏南昌皆郡夫人四子作礪湖北提刑作舟監行在
邵茶場作霖京西安撫司幹官作又清江丞孫十一
人義和侍御史義榮大理丞義端徽猷閣待制義質
蘄春簿義的太學內舍生義路義慶義方義實義善
義準曾孫綱直祕閣浙東提刑紀顛縣丞統通判楚
州絃監平江府贍軍庫絳知龍陽縣續知永興縣綬
知豐城縣繹通判安豐軍公誠篤款盡自少至老不
欺無妄尤簡樸安同異行疇壠中農坐桑語爾汝如
一人歲侵倒廩下其直巨姓皆曰樞密尚減價我何
敢求贏故市糴常平縣人亦以為佛也公在時諸孫

已取高第後侍從相踵至綱三世卓然異材宜於內
外善類合一追述祖德銷熄誣謾大史公所謂忠信
行道以奉主上世家之流也不止銘墓而已銘曰
治古君臣與道合離卜用一相至公匪私舜命伯禹
稷契參之迹不存家心國是毗翼翼高宗進臣以恭
獨我偃武爾無尚同斷斷汪公輔君以忠臣豈不比
比曰君是從事往論移群訕一聲雖與檜異難於自
明惟兩聖人深照厥成始黜終復生寔死榮墳彼北
莊其下靡刻蜀笄仍存翁仲猶默碑銘新特綱也念
德碑堅有泐銘堅無惑十二月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難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

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
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宋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
同甫童幼時周叅政葵請為上客朝士白事叅政必
指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
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發州方以解頭
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觀場
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
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侍臣耻不詣已
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
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
顛內禪決矣終不報由是在庭交怒以為恠狂前此
鄉人為讒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羨歲中蓋村俚敬待

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
獄矣民呂興何北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
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
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
冤得免未幾
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爲同甫
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據
高第憂患因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
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
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
序高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爲賓主
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搥膝
朗唱曰世間此物多謂馬寶匣還宜出上方相修慍

亟入復出出入數四客是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
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
人伏羅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
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原卒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
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劄子也然竟亦得乙
第中書舍人王蘭薦於上藺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
貌親其言改官爲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
諫官將繼周疏罷上徐悔差通判郢州道知光化軍
還朝
光宗曰
壽皇以卿屬朕姑爲郎相伴乎公
謝臣已累
壽皇不敢復累
陛下固請知信州復
召以王恬疏罷知邵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高
文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睚眦激發之憤膚奏

嗜整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苟
其人志不復君之雖慮不足絮諸夏合南北固不與
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
方隅亂說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
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興化而死始道甫樂仙
壇山北之原即其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
劉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
素士任百年復讎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曷
祀先軫識略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奚由知之余固
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
待求而後用者也我不我用則聲藏景匿而人不能窺
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聞若夫疾呼而後求

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
公之自處余則有感矣同甫稱信州韓筋抑骨筆研
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嘆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
髣髴貌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
今同甫書具有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
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
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
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
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
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叙焉銘曰
嗚彼叅離孰
知我憂竭命殫力其爲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
日
故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施公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知樞密院事施公既黜引疾辭位逃寵
畏盈敷露懇切上疑訝抑首蹙眉請問諭公曰卿輔
朕事已有緒奈何欲棄朕還其奏五六公徑出六和
塔俟命上不得已以為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固辭
州提舉洞霄宮光宗由禪詔曰卿冲人舊學也何
以啓告朕公即疏言今民貧兵餒將愚而敵詐虜懼
有伏宜熟察審處使初元之政足以疎厲而陛下
心術之微又有當自謹者知隆興府放逋賦十八萬
達寬疏壅微細必親半歲復求去不許紹熙三年二
月乙未薨于豫章年六十九口自為表謝略曰念民
情難保監天命靡常憂國勢所可憂用人材所當用
上覽奏悲則四年十一月戊寅葬永豐縣富成鄉西

塘山提幸福建市舶榷來曰先人崇國大恩贈死卹
孤一用舊禮階崇二列謚美正憲蓋哀榮略備矣獨
墓道之碑未立非敢慢也有待而然竊惟淳熙中天
下治安天子恭已群臣尊職中都官貴重留久者尤
幸甚執政至十餘年公一旦乞身不及顧竟得請將
行禘謁朝士舊故諸客送登舟人人把手笑語盡歡
而別行路聚觀咨歎傾挹雖踈廣受無以尚之夫耽
位敗高鄭懷祿夫令名然則縻於進者非公之志而
果於退者公之勇也豈不賢哉公字聖與信州玉山
人三世褒叙安與少保拜則太傅實太師紹興二十
七年太孝上言中第教授復州魏國夫人終喪王樞
密綸欲以館職薦公曰父年高迫近祿人子私願也

無考仕而躡革選懼為抗倖之倡教授臨安府陳丞
相康伯遂以館職薦召對言頃中外人情急於得和
無故裂四郡奉虜是欲和也非欲久也 陛下發憤
逐宰相諫官主議者示以必戰而後和可成然猶未
也因陳備虜五事及他便宜甚衆曰如是則有備備
堅而和可久矣故終 孝宗世以和為形以備為實
虜卒不敢背約策自公始授正字兼聖政檢討校書
郎兼吳益王教授因史編修官又言法為天下信事
為天下功臣下手欲變法各求立事不參覈而遽從
已變端復轉立忽廢此功信所以隳國權所以去也
又言治盜賊當委以事但責巡尉何以禁暴事多施
行公起疎外論定樸率不擇深淺而切機濼的深中

利害雖老於臺閣不能及 上方嚮用言者不樂罷
主管崇道觀知筠州太師終喪知池州入奏令日用
人未有毫髮効驟遷輕政視職守如流 上美其意
曰卿謙退靖重除秘書丞考功郎官國子司業秘書
少監兼左諭德中書舍人兼右庶子既升監俄正知
制誥兼左庶子禮部侍郎進給事中增詹事為二兼
焉在後省言吳淵小人被劾不可雜學士潘景珪無
學法吏不可權侍郎張說子薦賊敗不可收叙宋鈞
罷黜不可真俸郭規李安禮他日一轉九官不可宣
贊而明州民延役獻稻萬餘助賑卹戶部謂不應賞
格朝廷令須歲稔還之亦極論其非使女真班定典
儀以虜王子且至退公位公曰立已定何退為屢請

不改白其相曰南六使不肯動王子竟徒他班虜相
與愕顧歎伏公初見上固默許任屬及請乞戶四
等以下積欠謂非卿不聞此至引書三宅三俊欲先
重職事官之選然後次補而上皆有其人為愈用愈
不匱之術則曰公輔器也及封駁不避專對有守益
嗟異郊祀以備顧問輦白側升上念公魁傳使陟
降從御道有司曰非故典也遂詔衛士扶掖於是人
知上決意用公十一年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其九日兼參知政事既而以參政同知樞密院
又知樞密院事凡六載與同列開陳上前有不中
理未嘗不反覆執諫退無異言上數勞勉曰異時
宰相奏事及署味不一語朕圖四天下日周徧常再

三卿盡言若此真慰朕懷也公益感動奮發以薄聚
斂厚捨施為已任大闕出內藏錢激犒而除其窳名
為民病者六十萬罷昭州貢金盡蠲經總制宿負鉅
億萬而旱饑有一州放至六十萬者皆公所達白戶
部立上供比較法且請不待歲終行之既畫降公力
辨遂追寢至於寬釋威怒保護善良監訴材傑舒技
淹滯上常目公言一聽可至今人多稱誦而公不
自以為德也于時法度尊明民物豐樂公喟然曰以
寵利居成功古人之深戒也決去不回有識壯之內
行尤淳備喪魏國日侍太師夜即墓廬以宿喪太師
如魏國任補先其姪政府恩悉推與族人禔窮之有
倒廩助婚喪有傾橐待人質而篤處已約而裕不鳴

善以收譽不銜薦以市恩每謂諸子進退以義士之節也枉道于進士之恥也汝第戒之子恬上舍甲科福建帥司幹官柘通判福州械柘通判沅州槁通判撫州壻劉炳知南劍州趙汝談西外宗正栝柘柘炳皆已卒孫沆京西提舉兼提刑通判汶監蘄口鎮朱承務卽江陵縣主簿浚承務卽浚瑞安縣尉冷將仕卽濱登仕卽而洙浚亦已卒曾孫鑿鎡維峴童小大餘未名而鎡雄皆將仕卽也余讀公講筵故事審時所急能因時正救而納之於道東宮故事擇義所明能先事豫防而引之於善及前後章奏累百數大抵權實兼舉雅俗並伸切而不偏廣而不緩至於科舉制科之外有安貧樂道經明行古者欲詔州郡特舉

而官之則又未嘗不大公之志懿公之識而惜其不遂相哉銘曰
迪惟阜陵載競載勤淳熙末年求治愈新不自聖智推賢其臣其臣施公左右有民文獻舉之貨財與之恭道并包勿猜沮之嚴嚴廟謨虛已以咨令如雷風鼓舞四馳我無上欺上惟我信律呂必應心手同運祈歸故國草木華潤世躋其退有考其進公既返正帝亦禪止古稱明良母或遠止幽堂久寂遺耀未紀君臣之逢以播來史嘉定十四年二月 日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水經注卷之二十四

